

请别孤立毕加索

■ 奕品

近日正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的“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生”，堪称中国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毕加索作品展，展览从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的馆藏中精心挑选出103件作品，囊括34件绘画、14件雕塑以及55件纸上作品，全面回顾毕加索创作生涯的前30年，力求呈现出这位现代艺术史上最为大胆、最具原创性、最为多产的天才——毕加索从早期到中期的艺术成长经历。

回顾毕加索在中国的接受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1910年代。而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认识过程中，国内对于毕加索这位现代主义大师的态度既有称赞与追捧，亦有不断出现的批评与争议。中国公众通过展览的方式，直观地接触毕加索的原作，最早则在1983年5月，由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毕加索绘画原作展览”。而后亦有上海世博园中国馆于2011年10月举办的“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于2014年3月举办的“毕加索：沃拉尔系列版画”展览。而此次“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生”是毕加索在我国的首次个展，较之此前的展览，此次展览没有将毕加索的艺术生涯简化为一系列严格区分和相互封闭的阶段，试图在策展中展现“开放和穿越性的视角”，阐述这位艺术家在标签下更丰满的人格全貌。

展厅在阿德里安·卡迪工作室

的设计下被分为了6个半开放式的盒装空间，对应了展览划分的六个章节：“早期毕加索”“蓝色和粉色毕加索”“驱魔人毕加索：《阿维尼翁的少女》的革命”“立体主义者毕加索”“多变毕加索”和结尾单元。展厅中，从童年时期的毕加索的创作与习作以及其早期受到的艺术影响的章节踱步过来，到蓝粉时期，其放弃模仿前辈的后印象派风格，转而开始塑造真正意义上的早期个人风格，再到以《阿维尼翁的少女》为代表的系列革命性的简化形式和空间的探索，此时的观众再来理解“立体主义者毕加索”的典型艺术风格作品，就不难发现多面的、碎裂的、重组的艺术表达语言并不是凭空异想天开而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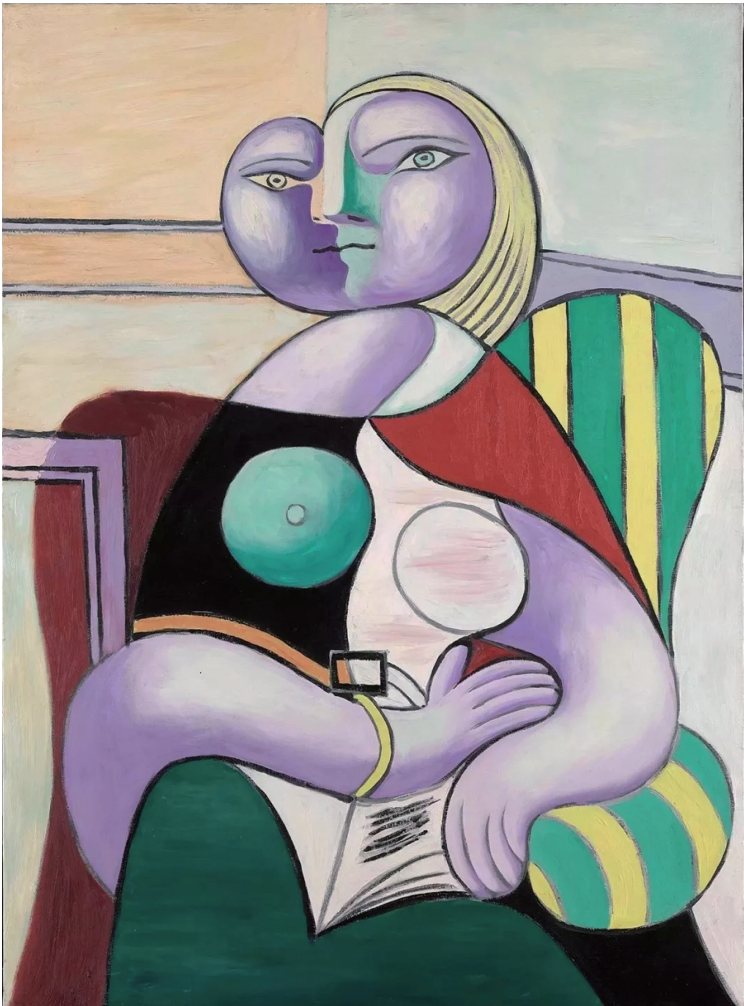
而“多变的毕加索”则是在此之上的扩展阅读，阐述了毕加索艺术风格的新古典主义转向，其通过对古典的致敬、引用于革新，将艺术领域扩展到了舞台布景、服装和幕布等方向。展览最后一部分集中展示了毕加索在1927年至1972年较晚期的一系列杰出绘画和雕塑作品，通过前面五个章节的层层铺垫与递进，这个结语式的单元呈现出了成熟时期的毕加索之作是如何受到青年时期的艺术实验影响，而逐步形成了贯穿其创作生涯的主题与基本原则。

正如本次展览策展人、国立巴

黎毕加索博物馆藏品总监艾米利娅·菲利普在展览开幕式上所说：“立体主义并不是抽象的，相反的，它是希望在二维的平面上呈现出三维空间的现实主义。”应该说，此次展览对公众心中固有的立体主义形象的毕加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解构，也为公众理解立体主义呈现了全新解读。展览从其童年的绘画习作与学徒生涯谈起，结合其绘画、雕塑及纸上作品，生动再现了天才毕加索在早期的艺术思考与风格探索。

虽然“越来越完整的毕加索”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被国内外的博物馆、机构和策展人视作展览脉络与呈现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平心而论，即便是毕加索早期作品，也有不少观众表示虽能看出来画中画的是什么，但是还是不懂，为什么要这样画，毕加索到底想表达什么？事实上，“看不懂”这一问题，并不仅仅出现在毕加索身上，和毕加索同时代在西方现代艺术家以及之后的当代艺术家，能被“看懂”的也少之又少。

艺术与大众之间的鸿沟如何跨越？显然每一件艺术品，无论是一幅画，还是一尊雕像，都不是孤立的。它属于一个总体——属于艺术家全部作品这个总体。而每一个艺术家连同他创作的所有作品，也不是孤立的，一同隶属于同时期同地域的艺术宗派。在同一个宗派中，



阅读(油画) 1932年 巴勃罗·毕加索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藏

每个艺术家在各自特有的差别中始终保持着同一宗派的面貌。更甚者，一个艺术宗派还隶属一个更广大的总体之内，就是这个艺术宗派创立时的社会大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

正如陈丹青所说，要想看懂毕加索“是需要和同时代正在发生的其他事情，放在一起看的”，就像理解一段文字，抛开上下文与写作背景，难免会产生认知上的迷失。他建议，可以借鉴西方的一些办展方法，比如一个专题展可以策划好几个不同的版本，每个版本都有不一样的主题；比如在欣赏毕加索的作品前，可以先让观众了解非洲、希腊的艺术以及塞尚、安格爾的艺术，只有修补、粘连起这些历史的记忆和常识，才能形成相对完整的文脉，只有具备这样一种全景观，才能真正读懂一位艺术大师。

无论如何，“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生”以互文的方式对来自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的佳作进行了视角独特的解析。展览中大量辅助以各个时期的手稿，与油画、雕塑等作品相结合，呈现了这位艺术天才稚嫩、摸索与纠结的一面，关注到了他痛苦、忧郁与对原初艺术语言的认识、接受与运用的过程。为公众创造一种更深入的“认识”，这样的展览维度与研究方法显然使毕加索的形象逐渐丰满而清晰起来。

崔如琢阳光美术馆日本开馆

■ 本报记者 高素娜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出自《诗经》，意为珍贵材料经过切磋琢磨而成器，引申为精益求精之意。崔如琢对传统艺术的追求也正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既求精求益，又追求融合与创新。7月13日，日本东京专门展示、研究华人艺术作品的美术馆“崔如琢阳光美术馆”在东京商务中心虎门地区正式开馆。“太璞如琢——崔如琢艺术东京大展”同期开幕，共展出崔如琢指墨山水、指墨花鸟等作品80余件(组)，囊括了其历年代表作。这也是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又一新桥梁。

崔如琢1944年生于北京。上世纪80年代初期游学美国，1996年回国后定居北京，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故宫学院中国画研究院院长。崔如琢自幼研习传统中国书画，宗法石涛、八大，深受潘天寿、齐白石、傅抱石、李苦禅等名家影响，其作品朴茂厚重、大气磅礴、个性鲜明，在山水、花鸟等方面均有突出成就。近年来，他又潜心研究指墨创作，其指画以水墨为主，以色为辅，浑然天成，独树一帜。

在美国游学和生活期间，崔如琢遍访世界各大博物馆，培养了他在历史、文化、艺术领域的宏观视角。在这一过程中，崔如琢对欧美绘画有了更加深入的体察，在他看来，东西方对绘画精神的不同追求，正反映了人类精神的两大取向——内敛与外张。在崔如琢看来，一个优秀的画家，必须深刻洞悉中国艺术的底蕴——中国文化，包括哲学、历史、文学等诸多方面，否则，只能“正于技”，而不能“近乎道”。

据了解，崔如琢阳光美术馆已是日本第二座以崔如琢命名的私人美术馆，早在2012年，崔如琢一座私



崔如琢阳光美术馆展厅现场

人美术馆已在日本静冈县伊豆成立。作为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结晶，两座美术馆都得到了日本阳光财团法人、著名教育家关口胜利的大力支持。关口胜利是研究传统中国文化的专家，他客观对待中日文化之间的关系，积极推广和复兴东方文化。2012年，关口胜利在中国旅行时读到崔如琢的报道，被崔如琢的艺术理念所打动，随后开始收藏其作品，并于当年为崔如琢在伊豆设立了第一家美术馆。

谈及在日本设立两座美术馆的初衷，崔如琢说，他与关口胜利在文化上有着相同的信念，都希望看到东方绘画在艺术品市场上有所突破。东西方绘画是世界绘画艺术的两座高峰，但是近100年来东方绘画受到西方非常大的冲击，中日两国都出现了很多受西方美学侵蚀

的“转基因作品”，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倾向。“我认为中西合璧就是转基因。转基因的艺术是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我一直在问自己什么是传统？传统就像人的遗传基因，基因是不可以改变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拒绝营养，就可以在不改变基因的基础上壮大基因。”崔如琢说。

谈及艺术市场，崔如琢表示，在艺术价值上东西方的绘画各有千秋，但是在市场价值上却有高低之分，国际艺术市场基本上是被西方牵着走的。与毕加索一亿美金的作品相比，中国艺术品没有一件能够超越，甚至历史悠久的青铜器、玉器、瓷器、陶器都没有在价格上超越西方。“艺术品的市场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一种文化或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我在日本设立美术馆的目的正是为了在中日两国之间搭建一个桥梁，让两国绘画、书法艺术相互取长补短，联手来发展东方绘画艺术。”崔如琢说。

据日本株式会社如光社长刘津廷介绍，崔如琢阳光美术馆具体由株式会社如光负责相关运营。株式会社如光在艺术管理、艺术品收藏、艺术研究和古画修复等领域均有业务愿景，但文化艺术并非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在与当地文化环境的切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崔如琢阳光美术馆要把第一步走好，在展览、研究、推广上打好基础，将美术馆打造成一张闪亮的东京华人文化名片，后面的工作将水到渠成。”刘津廷说。

据了解，“太璞如琢”系列展自2013年以来已分别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刘海粟美术馆、西安美术馆、浙江美术馆等重要艺术机构展出，受到广泛关注。

布鲁诺·巴贝摄影中的“中国本色”

■ 本报记者 李亦奕

议价杂粮专柜、供销社、自来水站……在7月18日开展的“中国美术馆国际美术作品捐赠与收藏系列展：中国本色——布鲁诺·巴贝摄影展”上，法国摄影师布鲁诺·巴贝将这些打着深刻岁月烙印的名词再次带回我们的视线中，让观众得以从照片中窥见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面貌。

布鲁诺·巴贝现为法兰西艺术院院士，曾任玛格南图片社全球主席。在新闻摄影的黄金时代，巴贝院士或是站在新闻事件发生的一线，或是历史转折的拐点，敏锐地捕捉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瞬间，从不错过“与历史的照面”。1973年，法国时任总统乔治·蓬皮杜访华，巴贝便把握住历史的机缘，作为随行者记录西方世界眼中的神秘中国。正如巴贝所言：“能把一个处在历史决定时刻的现代国家用照片记录下来是一件非常令人激动的事。”自此此次访华之行按下第一次快门开始，巴贝便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几十次往返中国，记录下中国高速发展的重要历史时刻。

本次展览所展出的49件作品皆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少见的彩色影

像，覆盖北京、上海、重庆、四川、广西、江苏等多地区，是少有的外国摄影师眼中的“中国本色”。婴孩与白兔、城市与乡村、重大历史事件与普通人民生活图景都在此一一呈现。他所记录的不仅是中国过往的岁月，更是通过多年观察所捕捉到的传统文明向现代化迈进的巨大变革。

在巴贝捕捉到的“中国本色”中，观众还可一览彩色摄影方兴未艾之际质朴又不乏质感之精彩。在彩色摄影尚未得到重视的时代，巴贝率先尝试柯达克罗姆彩色胶卷，这在当时是颇有勇气的先锋之举。在“新彩色摄影”理论诞生之前的十几年，巴贝便已经对彩色摄影游刃有余。他不仅开创了彩色胶片在新闻摄影中的应用，还充分展现出彩色新闻摄影的艺术性。这位来自红、白、蓝之国的摄影家，同样也在中国发现了百业初兴热情的红、理想主义纯粹的白、集体记忆怀旧的蓝。

观赏布鲁诺·巴贝的艺术作品不仅是对过往中国美好场景的追忆，也是对世界摄影发展史的深刻认识，正如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所说：“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应该透过光影、色彩，透过客观表象，进入更为深入的人的世界。”



泛舟长江(摄影)一九七三年 布鲁诺·巴贝

希腊博物馆行纪

■ 周苏英

从希腊写生归来，照例要写点文字纪念生命中不可重复的那段旅程。博物馆是记录自然与人类、历史与文明的最重要载体，希腊博物馆众多，因为行程及开放时间有限，我们只有幸去了希腊的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国家美术馆和雅典战争博物馆。其中，始建于1866年的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是最大的，也是馆藏最丰富的，百年沧桑使博物馆本身就已成了一件珍贵的文物。

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馆藏共分50间陈列室，主要为雕塑、陶器、青铜器等，全面展示了古希腊的文化和艺术精髓。其中，许多文物为希腊乃至世界少有的艺术珍品，与古希腊神话息息相关。闻名世界的阿伽门农黄金面具，在博物馆的3号展柜展示。传说迈锡尼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地方，作为国王的阿伽门农在下葬时有一个黄金面具陪葬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然而有考古信息表明，这个精美绝伦的面具并不

属于阿伽门农，很有可能是比他早三个世纪左右的某一位王公贵族的陪葬品，只是人们并没有因为早期考古讹误而改掉阿伽门农面具这个称呼，而面具的声名也因这个美丽的误会传播得更远更广。在公元前16世纪，希腊就已经有如此高超的黄金技术，不得不说，这是古希腊史前文明的辉煌之作。我国古代也有相当精湛的冶金技术，比如秦始皇陵出土的大型陪葬铜车马模型上的缰绳，它们就是由金银相错而成，十分精致，但据说这一技术已经失传。当然，即使没有失传，它与阿伽门农面具似乎也没有什么可比性，不仅是因为材质相差，形式不同，更是因为它们前后相差超过1000年。

左侧展厅，有一尊高3米的海神波塞冬青铜像。铜像侧立，造型完美，左手臂向前平伸，右手臂向后上方屈扬，给人一种威风凛凛的力量感。这尊铜像是1928年在优卑亚岛北端阿尔提美

西昂海角附近海域中发现的，约制作于公元前480年，是希腊人为纪念与波斯人在该海域激战时获胜而作，遗憾的是波塞冬右手中的鱼叉已遗失。

展厅中还有一件也是从海中打捞出来的稀世珍宝——巨型铜马与小骑手。它晚于海神波塞冬像300多年诞生，由青铜浇铸而成。雕塑写实，马的骨骼、肌肉甚至奔驰时暴起的青筋都刻画得逼真有力。马上的小骑手身姿前俯，两眼直视前方，两腿紧夹战马，显得勇敢而坚毅。战马庞大，骑手瘦小，看起来非常不成比例，但整体气势磅礴，虽历经千百年海水侵蚀，至今仍不失气度与神韵。

石雕也是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的众多栩栩如生的雕像里，大部分都是公元前四五世纪的作品。有的反映的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体育、民俗等各种活动，有的则显示了众神的丰姿与显赫。置身于这近千件石雕作品之中，犹如在